

## 楔 子

這片廣大的海域正如它的名字「無限海」，彷彿沒有盡頭，海上有眾多大小島嶼組成一個個國家，彼此間透過船舶往來進行商業貿易，除了國家各自扶持的軍船與商船外，有能力出海的人也會組成船隊，一方面賺取金錢，一方面協助國家探查無人島和資源，也接辦護送商船的任務，這是他們賴以維生的工作方式，有不少人因此發家致富。

要找到他們很簡單，只要到「冒險聯盟」花點錢貼個公告即可。冒險聯盟設有「冒險榜」，會分析每位船員的能力、武力以及船隊的戰鬥力加以排行，另外還會特別標注該船隊探查過的高等級資源，以及幫助國家探查到的無人島進而佔領等等各種傲人成績。

聲名遠播的「馳海隊」隸屬於洛水國，其國力十分強盛，人口眾多，商業相當繁榮，而這絕大部分都是馳海隊的功勞，因此他們在冒險榜上佔據首位已有數年之久。

除了基本的船員，馳海隊有五名主要幹部，根據年紀排行，大哥外號船長、二哥神算、老三掌櫃、老四船醫、小五爆廚，據說他們是自小一起長大的結拜兄弟，皆有過人的本事，冒險榜上個人和隊伍的名聲同樣浩大，他們另外一個非常出名的特色就是一個比一個還難搞。

馳海隊在洛水國的郊區有一座大莊園，是他們五人及一干手下的住處，現在五人在廳裡集合，因為神算通知他們說有一件攸關生死的大事要宣布。

「……事情就是這樣。」神算俊秀的眉頭緊緊蹙成川字，每隔一段時間他都會為隊伍下一次出海做卜算，但這次……竟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。

船長沉吟了一會兒說道：「二弟，若照你所說，三天內我們必定要出發去那片海域？」

「沒錯，雖然我算不出為什麼我們非去不可，但經過我仔細反覆的推敲，這個時間出發是九死一生，否則就是十死無生，我想有點腦袋的都能理解該選哪個。」神算聳聳肩，他也很無奈。

「那片海域號稱一去不回海，沒有人可以安全渡過，僥倖能夠回來的不是成了癡呆就是瘋子，那裡可說是海上的墳墓，我們這一去真是前路茫茫。」船醫清秀的眉間帶著擔憂，那些回來的呆子和瘋子大多是他親自診斷的，確定無藥可救。

「既然身為冒險隊的一員，就是要冒險，要是害怕就龜縮在家裡種田開間小店算了，哈哈哈！再說，以二弟的本事，他既然說還有一線生機，我們兄弟就去探一探。」船長豪邁地一掌拍在桌上，他身為老大，當然不能表現出怯懦的樣子，不過他也真的不是很害怕。

「大哥說的對，憑我們豐富的出海經驗，只要做好萬全準備，我想沒有什麼可以難倒我們，但食物可要準備足夠，三哥，我要支錢！巧夫難為無米之炊，你們也不想吃乾糧度日吧！」爆廚躍躍欲試，偏頭湊到掌櫃身邊討好笑著。

船醫悠然端起茶杯啜了一口。「嗯，三哥，我想各種藥品的重要性不用我提醒。」掌櫃細長的手指撥弄著算盤，又翻出他的記帳小本本，重重嘆了口氣。「照你們

這種大手大腳的花錢方式，我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換一艘豪華版的船？」

「唔，我說你懂不懂九死一生是什麼意思？連命都快沒了，你還斤斤計較想守著財寶，精打細算給誰用啊？我們五個光棍又不是兒孫滿堂還得留個遺產，依我看，這次就不要考慮太多，盡情花錢吧！」神算嗤之以鼻。

「欸！你們這幾個完全沒有金錢概念的男人，都靠我一手帶大餵飽，這些年來要不是我這麼斤斤計較、精打細算，你們以為睡得起這種柔軟床鋪？吃得起山珍海味？用得起高級療傷藥？」掌櫃冷睨神算一眼。

神算乾笑幾聲後道：「是是是，您老勞苦功高，多虧有您老跟老媽子管家婆一樣，我們才有好日子過，這些年真是讓您費心了，不過我真的認為那次想省錢都行，這次絕對別省。」

「唉，我明白。」掌櫃嘆了一聲，前路安危未卜，他希望這不是最後一次替大家做行前準備。

「既然二弟說了有時機問題，這幾天就各自行前準備，三天後，我們船上見。」船長拍案決定。

「好。」眾人應聲。

這次要面臨的是號稱一去不回的未知海域，說沒半點猶豫倒不可能，但依神算肯定的說法，這趟出海是他們五人必須得在特定時間前往這個地方，而在有準備的情況下反而存有一線生機，五人都是藝高人膽大，自然選擇去戰一戰這片未知海域。

接下來三天，五人各自做了離開前的準備，同時也做了不回來的交代。

向父母拜別後，五人和跟隨的船員毅然踏上馳海隊的船。

大船沿著指示路線航行了一天，終於來到未知海域，然而就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，原本萬里無雲、風平浪靜，一瞬間天空烏漆抹黑，厚重雲層像是要壓下來似的，壓得眾人心頭煩悶，而雲層裡頭不時閃著電光和轟隆雷響，大雨未下就有如此駭人聲勢。

「注意！」船長高喊道：「穩住船舵，各自找掩護。」

「聽我指揮，收帆！」爆廚有條有理的指揮著船上的水手。

「呵，乖乖……這下可真是九死了，那我們的生機在哪兒啊？」神算抓著欄杆穩住腳步，手指快速點著卜算，兄弟信任他而出海，他可不想看著大家葬送性命。船醫彎身進入船艙，將裝有各種常備藥的防水袋取出一一發給船員，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狀況，只能做到這樣了。

掌櫃則是痛心疾首地看著被一波波高浪狠狠虐打的船身，唉，這下修繕要花多少錢？他真能看見修繕的那一天嗎？

馳海隊的船在數丈高的浪裡載浮載沉，大家都努力穩著船隻，保護自己的生命。此時，前方出現一大片黑洞般的漩渦，而且面積還在逐漸擴大，估算不用一分鐘，黑洞漩渦就會擴大到船的所在位置。

「快看！那是……」站在船頭的神算一臉驚愕。

「哇靠！這還讓我們怎麼搞啊？」爆廚一聲怪叫。

「這簡直就是上古巨獸的嘴……要是被捲進去，連船都會被拆成碎片吧。」掌櫃駭然。

「難道……這就是未知海域的真面目？」連一向淡定的船醫都不禁愣住了。

「船長……我們該怎麼辦？」眾水手全都不知所措地看著船長。

情況緊急，船長很快做出決定，他召集了眾人，沉聲道：「各位，出發前我已經明白告訴過大家這一趟的危險，相信你們都有心理準備，現在生死一瞬間，大家首先保護好自己，船醫發的救命包大家揹緊了，我相信大家會有再見面的一天！」

「船長！能和你們組隊是我們的驕傲，洛水國誰不羨慕我們，我絕對不會後悔上船。」水手其一釋然笑道。

「是啊，我們會保重，船長你們也一定要保重，之後還需要你們帶領大家一起出海冒險，再創下冒險榜的傳奇。」水手其二高聲道。

其他人也紛紛附和—

「對！大家都是馳海隊的兄弟！」

「是啊，我們有現在的生活都是馳海隊給的，大不了十八年後一條好漢。」

「船長你們保重，我們可還指望著再一起出海探險啊！」

「好，哈哈哈，兄弟們，咱們後會有期！」船長欣慰地看著自願陪他們五人出海的老船員們，大家多年合作，沒想這是最後一次，接著他的目光一一掠過結拜兄弟，彼此堅定地點點頭。

眼見船即將被捲進黑洞漩渦內，神算突然靈光一閃，「兄弟們，生機就在漩渦裡，大家不要放棄，立刻動手拆塊船板保命！」

「二弟你是說……」船長一愣，接著大喊道：「快！大家別發愣，快拆！」

整船的人忙著將船板用力拆下，用繩索或是腰帶緊緊綁在身上，接著一個碰撞，船身觸到黑洞邊緣立刻迎來猛烈的天旋地轉，一艘龐大的探險船在漩渦中如滄海一粟般搖搖擺擺，很快就隨著離心力解體，船上眾人也跟著消失在漩渦中……

## 第1章

放眼望去是看不到盡頭的大片海域，在灼灼日光照射下，海水呈現漂亮的漸層藍，到了夜晚，海面又會閃著月光迷濛的神祕，一波波戴著白帽的海浪打在沙灘上，看海聽浪，心靈自得一股平靜，也因此這裡的海邊已成為鎮上遊客必定造訪的景點。

「走嘍走嘍！打得真爽快，回去睡覺吧！」

「睡覺？不是吧，夜晚才剛開始耶！」

「嗯，不過玩得好累喔……」

「哈哈哈，是你說要打沙灘排球的。」

「人家哪知道打排球會這麼累呀，還好是晚上，否則我都要曬成黑人了。」

「欸，我有準備宵夜零食，打球太耗體力，我肚子都餓了，等一下回房間開吃吧。」

「流了一身汗臭烘烘的，回去我先洗澡，不能跟人家搶喔！」

「贊成，先洗澡吧，渾身髒得很。」

「沒問題，洗完房間集合，我負責食物和牌。」

「我去便利商店買些啤酒。」

「這個好！」

將近晚上九點鐘，一群大學生結束在沙灘上的活動，有說有笑地踏著細沙走往民宿。

「呼，終於結束了，揮灑青春汗水，年輕有活力……不愧是大學生，玩得這麼晚還能精力旺盛，可憐我不知道要幾點才能睡，哈啊……」錢現現老氣橫秋地低喃，還打了個大大的哈欠。

今天一早就忙著接待客人，她累得腰都要直不起來了，但其實她也才大學畢業三年，也是個年輕人。

她加快動作，收拾好球具、球網，接下來還有一堆事情要處理，那些學生回到民宿不知道會鬧到幾點，她要打掃，還要準備明天早餐的食材。

「OK，收工。」錢現現拍去掌心的沙子，將綁在置物箱上的繩帶朝肩上一揩，輕鬆拉著置物箱走回民宿。

她邊走邊算著，這個月加上這批大學生入住，民宿總算能有點利潤，她最喜歡學生放暑假了。

這裡是她從小生長的地方，她喜歡待在海邊，小時候她甚至可以一整個下午看著海，她總覺得海是很神祕很夢幻的。

不過說起來她對海也是又愛又恨，這和她父親有關，對海的愛，是因為父親在這裡教她游泳、潛水，有各種開心的童年回憶；對海的恨，是因為父親某次出海發生船難，就再也沒有回來了。

錢現現不禁駐足望著只有微微月光照射的海面，很黑……咦？那是什麼？！

她猛地瞪大眼眸，瞪著被海浪推上沙灘的奇怪物體……呃，該不會是屍體吧？她可不想在這美麗但是已經沒有什麼人的海邊遇到這種事，會嚇出病的，而且她從小就最討厭聽鬼故事。

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……錢現現默唸幾聲佛號，嚥了嚥口水，不知道該不該上前察看，她自認為能夠冷靜地站在這裡沒有尖叫跑開已經算是膽子很大了，要不是這裡是她從小長大的地方，她真不想多管閒事。

可是，搞不好是遇難者或是喝醉的大叔？要是放任他躺在那裡，不淹死也會凍死，那她豈不是成了見死不救的殺人兇手？天哪，那這一輩子她都會良心不安。錢現現猶豫了好一會兒，這才龜速靠近，小嘴持續唸著佛號，在距離「可能是屍體的男人」約一公尺的地方，她停下了腳步。

「喂……哈囉，有人嗎？呸，我在說什麼啊……」不是人難道是阿飄嗎？喔不，烏鵲嘴可千萬別靈驗。「咳，先生？先生？你醒著嗎？先生……需要幫你叫救護車嗎？」

錢現現的小臉皺成一團，沒反應，情況看來不太妙，不會真的掛了吧？

「先生，我是好心來幫你的，可千萬別嚇我啊！如果你是人，就出個聲，我才能幫你喊人來救命，但要是你是鬼大哥的話，您還是高抬貴手就當作我不存在吧……」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她怎麼感覺愈來愈冷了？

深吸了口氣，錢珮珮拿出手機打開手電筒功能照過去，瞧了半天，她終於鼓起勇氣再靠近一點，這才看清楚「屍體」的真面目。

「真的是個男人，好像長得還挺年輕……不過他是怎麼出現在這裡的？被沖上岸的？呃，不會是自殺吧？還是說他是偷渡客？」她的一張小嘴自言自語個不停，或許是「屍體」的樣貌沒那麼嚇人，她又走近了一些，顫抖地伸出食指，戳了戳男人的手臂，軟軟的，還有點溫度，看來還不是屍體，她鬆了口氣，這才上前仔細察看。「先生？醒醒，喂！」

錢珮珮學過一些急救措施，她先確認他還有呼吸，也沒吃到什麼水，大概是失溫陷入昏迷了，看來一時半會兒叫不醒他，只是這樣下去他肯定會凍壞，她想了想，裝球具的置物箱本來就很大，裝了幾樣球具都還有空位，還好這個男人雖然高，但身材偏瘦，她只能讓他先將就了，畢竟她可攏不動他。

「嘿咻……天啊！我的腰真的要斷了，他看起來挺瘦的，怎麼這麼重……」她用盡全身的力量才把他裝進置物箱內，她長這麼大都沒抱過男人，第一次就榮幸獻給「屍體先生」了。

接著她將身上的風衣脫下蓋著「屍體」，沒辦法，暑假天熱，她也是晚上到海邊才披了件薄外套，湊合一下吧。

沙灘上的腳印比起剛才錢珮珮一人時沉重了不少，走出沙灘時她不顧形象地直接往地上一坐。「呼……呼……累、累死我了……好重……」

她用力喘著氣，偏頭覲了眼被她安坐在置物箱內當大爺的男人，真是苦了她一個弱女子從海岸線一路將「屍體」拖回路邊，不行！等他醒了，她必須讓他知道為了救他她有多辛苦，他總得意思意思表達謝意嘛，哼！如果他敢裝傻，她一定會好好教育他做人要知恩圖報。

呼吸稍微順暢一點後，她起身拍了拍褲子上的灰塵，認命地攏起繩帶，繼續拖著比平時重了好幾倍的置物箱走回民宿。

過了好半晌，錢珮珮終於到達目的地，她一進門就沒形象地癱在客廳沙發上，原來救命也是挺累人的活啊！

林欣在樓上的房間裡聽見樓下傳來開門聲響，便下樓來。「珮珮，妳回來啦，累了一天了，先去洗澡早點睡吧，明天早餐的食材我來準備就好。」

「媽，我剛才撿到一個人。」

「嘎？什麼人？妳可別亂來啊！」林欣愣了愣，女兒為了省錢，時常從外頭撿些可用的東西回來自己改造或留著當零件備用，民宿裡不少家具、擺飾都是她一雙巧手弄出來的，可是這回居然撿了個人回來，這也太誇張了。

「不是啦媽，我可是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啊，要不是我大老遠把他從海邊拉回來，他八成就葛屁了，累死我了……喏，人在那邊。」錢珮珮身體動都沒動，只是抬手指了指。

林欣瞋了女兒一眼，好奇走過去一瞧，「哎呀，這年輕人臉色發白，珮珮，妳叫救護車了沒？」

錢珮珮瞠目，猛地從沙發上彈起來。「慘了慘了，我忘了他的身體還是溼的！」

她快步走到置物箱旁，伸手摸了摸男人的額頭和手臂，「好冰！要是他冷死了，我不就白忙一場了嗎？」

「妳這孩子……」林欣受不了地搖搖頭，「我先去客房浴室放水，等一下讓他泡泡熱水回溫。」

「喔喔。」

錢珮珮和母親合力把撿回來的男人抬進浴室，讓他坐在浴缸裡泡熱水。

她潑開他的瀏海，拿過毛斤墊在他頸後，好奇的打量著他的長相，樣貌還真是清秀，看起來年紀也比她大不了多少，他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？

「媽，這樣應該可以了，我在這邊顧著他，妳先去休息，別太累了。」

「不行，不知道他失溫多久了，我去把電暖器拿來。」林欣又快步走了出去。

錢珮珮皺了下小巧的鼻尖，唉，真是虧大了，她再冷都沒電暖器用呢！說是這麼說，她還是難掩擔心地探手試了下水溫，又摸了摸他的身體。

沒多久，林欣便拿著電暖器回來。「來，我又多拿了幾條毛巾。」

錢珮珮接過電暖器，插上插頭，沒多久整個浴間都溫暖了起來。

「不叫救護車嗎？」林欣有些猶豫。

「還是先試著讓他泡熱水回溫看看再說吧。」錢珮珮是這麼想的，如果她有辦法把人救醒，又何必多此一舉，再說了，她可不想這麼晚了還要特地去警局做筆錄。

「可是他身分不明，交給警察處理比較好。」林欣雖然喜歡幫助人，但她可不想引狼入室。

「媽，妳放心啦，光看他這麼瘦，外加現在這副虛弱模樣，我一隻手就能撂倒他了。」錢珮珮微仰起下巴，先不說她大學學過簡單的防身術，她好不容易才把他拖回家，要是讓救護車載走了，天知道他醒來後會不會回來報恩。

「好吧，不過妳還是小心點，他畢竟是男人。」林欣拗不過女兒的堅持。

「是一媽！不過我看他的體溫已經慢慢回復，好像沒發燒，臉色也比剛才紅潤多了，我再觀察觀察，如果明天他還是沒清醒，我們再考慮叫救護車吧。」

「嗯，我去泡杯薑茶，如果他醒了可以喝。」

林欣才轉過身，腳都還沒有踏出去一步，就聽見女兒在身後裝可憐地哀哀叫道—

「媽，他都有薑茶可以喝，那我呢？女兒我可是拖著他走了半個沙灘的距離，忍受著海風的吹拂，肚子早就餓得咕嚕咕嚕叫了。」錢珮珮滿是委屈的苦著小臉。林欣回過頭，慈愛地笑了笑道：「那我再多煮點熱粥，行了吧？」她暗忖著要是這男人醒了，或許也會覺得餓。

「嗯，媽最好了！」錢珮珮這才滿意地笑了。

好一會兒後，母女倆合力將男人扶起，手忙腳亂地替他換穿錢珮珮父親的舊上衣，至於褲子，錢珮珮一個單身女孩子自然不適合當面替他穿脫，兩人只好先將大浴巾綁在他的腰上，以免春光外洩，也幸好他穿的褲子沒有釦子、拉鍊什麼的，林欣就從褲腳慢慢將他的褲子拉下來。

穿褲子？那當然是等他醒來自力更生，替他換下溼衣褲已經是莫大的恩惠了。

結果一直到母女倆撐不住去睡覺，男人都沒清醒過來，不過他的體溫終於恢復正

常，見他呼吸平穩地睡著，兩人也沒太擔心。

錢瑣瑣則是直接在客房的沙發上度過一晚，美其名是照顧，實際上她一向淺眠，那男人要是有什麼不良動靜，她立刻就能發現。

可惜，一直到天亮，她準備的防狼噴霧和防身電擊棒都無用武之地。

早晨她離開前又摸了摸男人的額頭，溫度正常，看他睡得那麼香，自己還得去張羅那些房客的餐點，她就一臉悲憤，帶著不滿捏了捏他挺俏的鼻，魔爪又朝他兩頰戳了幾下。

等他醒來可要好好使喚他，喔不，是教育他做人要懂得知恩圖報，以身相許她可是非常歡迎的，肉償最好了，這不是替民宿招來一位廉價長期勞工嗎？哇哈哈哈—

她離去沒多久，床上的男人睫毛顫了顫，他緩慢地睜開眼睛又立刻閉上，等到適應了光線，他才瞇著眼打量所處的環境。

這裡是哪裡？他被救了嗎？

沒想到命這麼大，在那麼可怕的漩渦裡也能留下一條命，神算說的沒錯，生機果然是在危險之中。

他簡單檢查了下自己的身體狀況，還不算太慘，沒缺胳膊斷腿的，而且意外地沒受什麼傷，不過氣虛頭暈，應該是在海裡泡了一段時間，染上寒氣了，其他倒無大礙，找些藥草就能恢復。

沒錯，剛剛甦醒又懂得藥理的男人便是馳海隊的船醫，他有一個相當具有醫者氣質的名字，白芷藥。

白芷藥清亮的目光巡視四周一圈，這裡只有他一人，唉……看來還是和大家分開了，畢竟那種情況能得救已是萬幸，他相信只要還活著，他就能去尋找幾個兄弟。不過，這裡看來不像洛水國，擺飾和家具都不是他常見的，不知道他是隨著海流飄到哪個國家，如果是敵國就糟了，他得小心隱瞞身分。

他勉強撐起還有些發軟無力的身子，肚子裡的空虛感讓他自己知道很餓，可以估算從被捲進黑洞漩渦後，至少過去兩天了。

掀開被子才發現自己竟然光著下身，他左右瞧了眼，立刻見到床頭旁放的衣物，他猜想是屋子主人替他準備的，他拿起來比了比，大小差不多，他便穿上了。

白芷藥在房裡走了一圈，好奇地東摸摸西摸摸，除了床、櫥櫃這些基本家具和洛水國大同小異，其他都是一些沒看過的物品，那塊扁扁黑黑、看起來一拍就會碎的板子，他就搞不懂是什麼，難道這個國家喜愛黑色裝飾？黑色鏡子？

白芷藥搖搖頭，至少目前他沒感覺到什麼危險，走到門邊，瞧了半天，手探上門把拉轉了幾下，門開了。

於情於理，清醒了他都該去向救命恩人道謝。

錢瑣瑣拿著報紙、信件從外頭走了進來，看到男人走下樓，她目光一亮，立刻上前。「咦，你醒啦！身體有沒有哪裡不舒服？」

白芷藥好奇地看著她，果然如他所料，他來到了異國，她的穿著在洛水國根本沒見過，沒想到這國家的女人竟然會穿著蓋不住大腿的超短褲子，未免太過暴露。

他再仔細一瞧，她面容姣好，留著及腰的長捲髮，俏麗的小臉上一雙眼眸晶亮，他大概可以猜出她是個古靈精怪的聰慧女子，可惜她皮膚雖然白皙，卻是那種不健康的白，就他醫者眼光一瞧，便知道她氣血不足。

「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，應該沒事。」

「那就好，不過你的臉色還有點蒼白。」錢瑣瑣覷了覷他那張營養不良的臉，「對了，我叫錢瑣瑣，昨天晚上你被海浪沖上岸，我原本還以為你是屍體，嚇了我一跳，而且看你這麼清瘦，沒想到挺重的，救你回來可是費了我不少力氣。」言下之意，救他一條小命的就是本小姐了，快謝恩吧。

「原來我……多謝錢姑娘相救。」白芷藥感激地道謝，沒想到他的一線生機竟然在這個女孩子身上。

「嘍嗦！哈哈哈……你該不會是哪個朝代穿過來的古代人吧？還姑娘勒，叫我瑣瑣吧！喂，等等，難道你真的是從對面偷渡來的？那裡倒是叫女孩子姑娘，對了，你叫什麼名字？哪裡人？」她目光警戒，如果他是偷渡客，那她就得考慮報警了。

「我……」他猶豫了，眼下人生地不熟，在還沒搞清楚情況前，先保護自身安全才是上策。

「天啊，你不會真的是偷渡來的吧？我是籤王嗎？」錢瑣瑣一臉驚愕，隨即撫額哀嘆，這人要是被警察帶走那她就真的虧大了，她的免費勞工啊！

「不是……我發現我好像不記得我是誰。」白芷藥的臉上適時浮現一抹無措和慌亂。

她望著他一秒、兩秒、三秒，然後語調抬高八度驚問：「什麼！不記得？你你你失憶了？！」

「嗯，應該是……」他再適時勾起一抹苦笑。

錢瑣瑣愣了好一會兒，又追問道：「你真的什麼都不記得了嗎？像是你家住哪裡？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醒來後覺得頭很暈，現在是一片空白，我想不起來自己叫什麼名字，也不知道怎麼會出現在這裡……」白芷藥盡量讓自己表現得像個失憶的人。

她的小嘴張了張，再次開口時，她讓自己的語調聽起來平穩親切一些，「這該怎麼辦？你有什麼打算嗎？我看你這種情況，也只能找警察幫忙了吧。」她實在不想刺激失憶的人，天知道他會不會發瘋做什麼傻事，還是報警好了，她可不想攤上什麼失蹤人口的案子。

他不懂什麼是警察，猜想大概和洛水國的國衛隊相同，而且聽她這麼說，她似乎想把他送走，可是他認為留在肯救他這個陌生人一命的女孩這裡相對安全。

「我、我不可以留下來嗎？我是在這裡被妳救起來的，我總覺得我會失憶或許和這裡有關聯，如果去了其他地方，我擔心……」白芷藥清秀的臉上是一個標準失憶者會出現的那種徯徨哀求神色。

「留下來？可是……」錢瑣瑣看到他眉間的那股失落，那種小動物被遺棄的眼神，讓她拒絕的話突然卡在喉嚨說不出口，看他的樣子也不像是壞人，留下他也不必不可少，「這……我要先想想，這幾天你先住在這裡，或許你只是受到驚嚇，

那好像叫什麼暫時性失憶的，說不定你很快就能想起什麼了。」

「但願如此，謝謝你……」白芷藥鬆了口氣，以他識人的眼光，他確定這個女孩至少對他無害，「對了，你救我的時候……有在我身旁看到什麼嗎？」

「我差點忘了，我順手把你身邊不遠的一個小背包給拎回來了，大概是跟你一起被海浪沖上岸的，不過我沒有打開來看，如果裡頭有證件就沒有問題了！」

「嗯……」她口的小背包應該是他裝藥的小包包，但他會這麼問是心裡仍存有一絲希望，也許也有人跟他一起被沖到此處，但現在看來他的希望破滅了。

黑洞漩渦的急流讓大家都隨著海流漂散，也許來到這個國家的就只有他了。

「喏，東西給你。」錢現現將放在電視櫃上的小包包遞給他，見他仍是一臉呆愣，也沒有要接下的樣子，他會不會是失憶害怕觸物傷情？於是她抿了抿嘴，問道：「我打開嘍？」

「嗯。」白芷藥根本沒看過這個包包，這不是他裝藥的。

她翻出一個薄薄的皮夾，裡頭只有幾百塊，還有一張身分證，「咦！太好了，有身分證，我看看……你叫白元一？算一算今年二十七歲了。」

他一愣，她在說什麼他一頭霧水，偏頭瞧去就見她手裡的那張小卡上頭有著人像，和他還真有七、八分神似。

「雖然你失憶了，不過有身分證就方便了。」錢現現翻到背面，不禁雙眼瞪大，呃，父母姓名的欄位都是空白的。

白芷藥拿過那張小卡一看，這人也姓白，再翻到背面，沒有記錄父母的名字，看來父母不詳、親友未知這個身分對他來說正好合用，唯一的缺點就是原主人的年紀小了點，他已經二十九歲了。

「現現，他醒啦？」林欣聞聲走出房間，來到一樓就看到兩人大眼瞪小眼的，她不免發噱。

「媽，他好像失憶了，不過還好有身分證。」錢現現指了指他手中的證件。

「這……我們還是先帶他去醫院檢查一下吧，傷到腦可大可小。」林欣蹙眉做出這樣的決定。

「好吧。」錢現現垂下肩，橫瞪了白芷藥一眼，逃不掉花錢，哼！日後定要他連本帶利地還來！

到了小鎮唯一的一間醫院，醫生檢查之後，說白芷藥會失憶應該是在落海時撞傷了後腦，那裡還有一個腫塊，吩咐他回家好好休養，多接觸各種事情對恢復記憶也有幫助，醫院也通報了警察局備案。

沒多久警察來了，用身分證一查，白元一的確是父母不詳的孤兒，戶籍地址是一家育幼院。

「幫你聯絡育幼院的人吧。」警察說道。

「不用了，反正我也不記得。」白芷藥可不想被拆穿。

警察有些無奈，但他畢竟是個成年人了，他們也不能強迫他。

錢現現母女倆看著白元一一臉茫然卻又異常平靜的神情，覺得有些難受，她們對視一眼後，錢現現說道：「我們先回民宿吧。」

「好。」白芷藥從善如流。

回民宿的一路上，錢珮珮那充滿賺錢生意經的大腦早就雀躍地活動，進門後，林欣先去忙了，錢珮珮則拉著白芷藥到一旁說話。

「那個……其實我有個建議，你想想，你現在失憶嘛，不如就住下來，順便幫忙民宿做事吧，搞不好哪天就恢復記憶啦！」既然確定了他的身分，他本人也不想離開，她可沒餘錢多養一個閒人，而且民宿也需要人手幫忙。

「民宿？」

「對，我家就是『海天民宿』，最近剛好住進兩組客人，你就幫忙做事抵住宿費和餐費，如何？」錢珮珮笑咪咪的問道。

「好。」白芷藥毫不遲疑地點點頭，可是一看見她一臉賊笑，他頓時有種上了賊船的感覺，堂堂馳海隊船醫兼洛水國的名醫，此時真是人在屋簷下，不得不低頭。

「呵呵，Yes！你先說說你會做什麼吧。」錢珮珮眼珠子一轉，已經開始想著該讓他負責什麼工作好，畢竟人家遭逢大難剛清醒，也不能太苛刻。

「我……」他遲疑了，他只會醫病啊。

「打掃會嗎？很簡單的，就是清理客人的房間，維持民宿環境乾淨而已，對了，煮飯呢？如果不會也沒關係，可以幫忙備菜挑菜，或是去超市採買。」她扳著手指，說得很愉快。

「那……我都試試吧，我也不知道哪個做得好。」白芷藥的嘴角微微抽了抽，看來所謂的民宿大概就是包吃包住的住店，他現在得扮一回店小二了。

錢珮珮挑起秀眉，有些不相信地瞅著他，「真的都可以？煮飯也行？」

「我真的不知道，不過聽起來不覺得有排斥感……或許我失憶以前會吧。」他總不能說其實他挺會做藥膳的，馳海隊的餐食除了由爆廚準備外，好幾次都是他出手包辦的。

「那太好了！我想想啊，晚一點我們一起去超市採買，到時你煮個一道來試吃就知道了，不過在這之前……你的身體真的沒問題？我看你今天還是好好休息別太累，明天再幫忙打掃吧。」錢珮珮像隻得逞的小貓似的，笑得開心無比，民宿有長工進駐了！

「好。」白芷藥接受她的安排，這幕要是讓其他隊員瞧見了，肯定驚得下巴都要脫臼，竟然有人敢使喚船醫，這是嫌命太長了。

「對了，你還沒吃東西又跑醫院的，肯定餓慘了吧，早餐我多做了，你快點來吃吧。」她突然良心發現，親切地道。

他隨著她的腳步來到餐廳，這裡的一切都讓他感到很陌生，而且新奇。

「喏，有三明治、吐司，這裡有牛奶、咖啡、果汁，要吃什麼自己拿。」錢珮珮將裝有早餐的保溫盒蓋子打開，再從廚櫃裡拿出一個乾淨的杯子，「這個給你用。」

「謝謝。」白芷藥是真的餓得前胸貼後背，不過他目光好奇地看著盤子裡的吐司，遲遲沒動手，這食物的名稱真奇怪，難道是這個國家的特產？

「喏，這是果醬……哈哈哈，你發什麼呆，不會因為失憶，連吐司是什麼都忘記了吧？」錢珮珮調侃道。

「呵呵。」他乾笑兩聲，瞧這觸感和香味，大概是麵粉做成的東西，不過洛水國沒有這種做法。

她莫名被他逗得開心不已，可是又想到他也許是情況太過嚴重，這樣取笑他很不好，她馬上收斂笑意，輕咳一聲解釋道：「吐司可以直接吃，或者加蛋、抹果醬，來，你試試。」她拿起一片吐司抹了草莓果醬遞給他。

白芷藥咬了一口，咀嚼一番後，眉頭皺了一下。「唔，很甜。」

「喔，不喜歡草莓的話，還有花生醬和巧克力醬……呃，好像都是甜的，那吃總匯三明……」錢瑣瑣話說到一半卻被打斷。

裘艾玫蹦蹦跳跳地來到廚房裡，一看到一個陌生男人，馬上好奇地問道：「瑣瑣姊，這個帥哥是誰？是新來打工的嗎？」

「妳來啦，他……對啦，新來的。」錢瑣瑣猶豫著該不該說出他的身分。

「嗨，你好，我是裘艾玫，可以叫我小艾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裘艾玫嬌憨地咧嘴一笑，白嫩嫩的臉頰青春無敵。

她就住在附近，和錢瑣瑣是鄰居，又是同一所大學不同科系的學妹，目前是動漫設計系大二生，放假時間她就是海天民宿的固定兼差班底，她們倆一起長大，感情好得像姊妹，不過性格是南轅北轍，她就是標準的傻白甜，滿腦子夢幻少女思想；而錢瑣瑣人如其名，對錢非常精打細算，她愛錢，興趣就是賺錢、存錢、數鈔票，看著存摺數字增加是她的人生樂事，大學非常符合本性的選了財金系，畢業後便和母親一起經營民宿。

「我想大概是叫白元……」白芷藥現在很進入失憶者的角色。

裘艾玫眨了眨眼，一臉傻樣的看向錢瑣瑣，「大概？瑣瑣姊，這個帥哥到底在說什麼？」

錢瑣瑣嘆口氣，編了個理由道：「小艾，他發生了船難，暫時失去記憶，昨天是我從海邊把他救回來的。」

「嗄？好可憐喫……」裘艾玫哀傷的表情只持續了兩秒，隨即兩眼發光，「不對！居然有這麼戲劇性發展，好浪漫喔。這正是現實版的王子落難被灰姑娘所救，兩人陷入愛河的劇情啊！」

錢瑣瑣額頭上的青筋一跳，嘴角微微一顫，沒好氣地道：「裘小艾，我很好奇妳的天才腦迴路，這到底哪裡浪漫了，我怎麼看不出來？而且，為什麼他是王子，我非得是灰姑娘，為什麼不能是美麗的公主救了青蛙？還有，我怎麼不記得灰姑娘的故事被改編成救王子這種神劇情！」

裘艾玫的目光在兩人身上來回打量，隨後很認真瞅著錢瑣瑣，「瑣瑣姊，妳看看他，柔順的頭髮、高聳的身材、清秀的五官、優雅的氣質，這就是標準偶像劇裡的王子啊！」

「看、起、來！」錢瑣瑣咬牙切齒，兩手掐住裘艾玫白嫩嫩的雙頰蹂躪，「妳的意思是我看起來是灰姑娘的氣質嗎？我看妳是眼睛太白皮在癢！」

「瑣瑣姊，妳怎麼罵人家白目……」裘艾玫很委屈，這年頭真是不能說實話。

白芷藥好奇地望著打鬧的兩個女孩，很快就發現她們感情深厚，皆是性格單純的人，他愈發相信住下來有益無害。

錢現現覺得有發洩到了，這才停了聲，收回手。

裘艾玫揉了揉臉頰，難掩興奮地道：「我來猜猜，這位落難帥哥王子是不是打算留在民宿等記憶恢復？不對，我猜八成是被現現姊拐來當免費勞工的。」不等錢現現伸來魔爪，她立即湊到白芷藥面前追問道：「對了，你怎麼知道你叫白元一，你不是失憶嗎？」

錢現現鄙視地道：「裘小艾，真難得妳還想得到這個問題，看來妳與白癡還有點差距。」

裘艾玫朝她皺了皺鼻子。

「這……我有個包包掉在身邊，裡頭有身分證。」白芷藥瞅著她們，他還不是很習慣身分證這種說法。

唉，想不到堂堂馳海隊船醫如今竟成了連真名都說不出口的人，看向窗外，是民宿的院子，再遠一點隱約可以看見大海，他真懷念在馳海隊的日子。

錢現現見他一臉呆滯，大概是想起自己的不幸，她瞪了一眼裘傻妹，哪壺不開啊，蠢得和失憶的人討論他的身世。

「咳咳……雖然你不幸地遇上船難，但俗話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，能活下來就是好事，你不要擔心，把這裡當作你重新開始的地方，說起來……元一，一元復始，很有意義的名字，我看以後就叫你阿一吧。」錢現現覺得自己挺有取外號的天賦，多有含意。

「嗯……那為什麼不叫阿元？」裘艾玫很不識相的吐槽。

「是哪張嘴在囉唆？裘小艾，妳意見很多嘛。」錢現現瞇著眼笑，帶著不只一絲絲不懷好意。

「就叫阿一吧。」白芷藥淺淺一笑，他對稱呼倒是無所謂，但是他感謝錢現現賦予這個名字的意義，因為打從被她救起的那一刻起，他的人生的確算是重新開始了。

## 第2章

經過幾天時間，白芷藥稍微適應了這個地方，也逐漸接受白元一的身分。

某一晚他翻著那個和他一同被錢現現撿回來的小包包，從夾層翻到一張白元一和一名女子的合照，照片後面寫著一

人面不知何處去，桃花依舊笑春風。

白芷藥猜想白元一或許是因為情傷跑到海邊尋短，既然世界製造這樣的巧合，他便頂替這位仁兄的身分，日後若遇見與白元一相關的人，他會設法報答。

此外，這裡和他原本生活的國度有很大的不同，這一切是從他得知那個被稱做「電視」的黑色薄板子開始，那是一個可以看到人物影像的奇妙物體，其實洛水國也有類似的影像投射工具，只不過沒那麼先進，頂多是記錄短時間的影像罷了，還有，民宿裡琳瑯滿目各種他叫不出名字的東西，據說都是需要用電的機械，例如那個會散發冷空氣的叫冰箱，食物放在裡面可以保鮮，這和洛水國的冰庫差不

多；那個按個鈕就能煮飯的叫電子鍋……

據錢現現解釋，這是科技。

而且有了錢現現的指導，他終於會使用遙控器，只要一有閒暇時間，他就會盯著電視，裡頭有大量關於這個世界的知識。

白芷藥原本以為這裡就算不是在洛水國附近，也是無限海的遙遠一端，但電視每天播放的東西讓他知道這裡叫做「地球」，早已不是他所熟悉的無限海域。

得知這個訊息時，他震驚得說不出話來，他竟然身處在另一個世界！

他從未想過這種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，猶豫再三後，他還是忍不住問了錢現現關於地球的事，直到她煩不勝煩，從書櫃翻出了世界史地和百科全書給他。

翻完世界史地那本厚重的書，白芷藥感慨之餘不禁暗忖，也許只有這樣才能解釋他為何能夠在黑洞漩渦中存活下來。

神奇的是，地球有很多地方和洛水國相似，比如語言、文字，甚至人種，或許可以臆斷地球與洛水國是平行世界，不過他不敢奢望他的兄弟們是否也能獲救，來到這個世界……

甩開腦中雜亂的思緒，白芷藥一邊用毛巾擦去汗水，一邊走進大門，這是他身體恢復後每天必做的功課，跑步。他可不願眼下看似安逸的日子讓自己疏忽鍛鍊，或許哪天還能再回去。

「阿一哥，你運動回來啦！你快過來看看，我最近又找到很多富家少爺和王儲失蹤的新聞喲！」裘艾玫自從第一眼認定他是落難王子後，便興致勃勃地到處蒐集資料。

錢現現瞥了眼她手裡的影印資料，沒好氣地翻了個白眼，「妳找的不是中東人就是非洲人，妳覺得和他有一丁點相似嗎？」

「搞不好阿一哥是混血呀！阿一哥氣質這麼好，不可能是一般人，一定有王子這種高貴的血統……不然人家改天找找大陸或日本那邊的好了。」裘艾玫嘟著小嘴，但連她自己都說得有些心虛。

「懶得理妳，我看妳不如去找古代失蹤人口，可能性還比較大一點。」錢現現比較相信白元一是穿越來的，畢竟哪有人失憶到連吐司、電視、冰箱都不認得，這根本不是失憶，是腦部退化失能吧！

「嗯，這也有可能。」裘艾玫煞有其事地陷入沉思，突地，她驚呼一聲，「阿一哥，你該不會是外星人吧？像『來自星星的你』那部韓劇的男主角，只不過你比較倒楣，可能太空船發生車禍，所以失憶了。」

錢現現瞠目結舌，「小艾，我不得不佩服妳的天才腦細胞。」

裘艾玫皺了皺鼻尖，嘟囔道：「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啊……我覺得外星人肯定存在的。」

白芷藥哭笑不得，裘艾玫說的確實比較接近真相，畢竟對地球人來說，他的確是外星人。

「說真的，其實想不起來也沒關係，你住在這裡，現現姊一定非常高興多了一個免費的幫手，你這麼聽話、脾氣又好，這麼多年來，能受得了現現姊使喚的也就

只有你了，以後我放假來打工也多個人可以聊天，終於有人和我同甘共苦了。」裘艾玫自顧自說得開心。

經過這幾天的相處，她挺喜歡這個人的，個性好、長得又清秀，而且她打心底認定這是上天賜給現現姊的浪漫相遇，現現姊那麼好的人，真的過得太辛苦了。裘小艾最近真是得寸進尺，竟然敢數落她？錢現現微瞇起眼，語調異常親柔地道：「小艾，最近庭院長了非常多的雜草，為了我們種的花花還有菜菜，今天就辛苦妳了，記得要把所有的雜草都拔完才可以下班喔！」

聞言，裘艾玫的身子猛地一顫，苦著臉哀怨地道：「現現姊我錯了，原諒我……」

「小艾，這是工作，我絕對沒有針對誰或報復誰，哪來的原不原諒，喔呵呵呵。」錢現現咧嘴一笑，哼哼，還省下一筆除草費。

「阿一哥，你看現現姊這麼專制，她以後要當現現女王，我們只能在她的淫威下痛苦求生存了。」裘艾玫轉向白元一，可憐兮兮地哭訴。

「等一下我幫妳一起除草吧。」白芷藥低笑一聲，不時看她們鬥嘴，讓他的心情放鬆了不少。

裘艾玫拍了拍手，一臉得意地望著錢現現，「耶！阿一哥最好了！我有事先去樓上找欣姨。」說完，她很孬地轉身就溜。

「死小艾！」錢現現咬牙切齒地哼了一聲，把矛頭轉向白元一，「阿一，你今天很忙耶，昨天不是說要幫我媽調理身體，還要去找書和買藥的嗎？」

白芷藥在知道這裡是另一個世界後，他開始考慮生存問題，為了能安住在民宿，他深知不能只是幫忙做些雜務，適時展現出他的醫術才是上策，相信他若能照顧好錢現現母親的身體，她肯定不會放他走。

他早就看出她們母女倆都有氣血不足的毛病，而林欣因為年紀增長、操勞過度，情況更嚴重，昨天在觀察林欣的臉色後，他「不小心」說出她有嚴重貧血，還有可能是因為遺傳，他又「順便」看出錢現現也有同樣的狀況，還「順口」說出一些補血藥膳，自然讓她們母女倆驚為天人，都猜測他失憶前或許是個醫師。

但她們當然不可能立刻相信一個失憶的人脫口而出的藥方，便提議先去找中藥類的書，讓他看看能不能想起什麼，至於去中藥行抓藥，也可以趁機問問那裡的醫師他說的對不對。

「沒關係，反正今天我也要打掃庭院，先整理好再出門，我比較能專心找資料。」白芷藥對於她們說的圖書館非常有興趣，他也很清楚自己一旦專注，會陷入無視旁人的境地，所以必須先把該做的事做好。

「好吧。」錢現現覲了眼窗外明亮的天色，想了想說道：「今天太陽很大，我剛好可以洗衣服曬棉被。」

「我幫妳。」白芷藥對她經營民宿感到好奇也發現她的辛苦，但關乎私事，他不好多問，但他很樂意盡己所能地幫助救命恩人。

「不不不，你還是幫小艾整理庭院好了，呵呵！」她嚇得小臉都發白了，要是再讓這個電器殺手碰家電，她就是宇宙第一的白癡，兩天前被他碰過而一命嗚呼的其中一臺洗衣機還在頂樓待修呢！

「呃……對不起。」想起自己的傑作，他摸摸鼻子，尷尬一笑。

知道弄壞洗衣機後，她那看著殺父仇人似的眼神，讓他現在只要一想起來就背脊發冷，想來洗衣機應該不便宜，他可是已經見識過她精打細算的性子，他只好更努力發揮功用，好讓她消氣。

「算了算了，看你一雙手白皙嫩滑的，就是個標準的讀書人，大概也沒做過家事，雖然我不知道其他失憶的人會不會忘了忘了家電要怎麼使用，反正下不為例，以後你要用民宿裡的任何家電之前，一定要先問過我，我不在就問我媽，千萬別自己來，知道嗎？」這是洗衣機事件後，錢珮珮當天說了不下三十次的叮嚀，她當然必須鄭重，這傢伙的生活智齡大概只有五歲，她可不想拿家電的命去賭，一分分可都是錢啊！

白芷藥自知理虧，馬上點頭。

「咳，其實我的重點是，希望你能想起以前你真的是學醫的，這樣你就能幫忙照顧我媽的身體，我最期待的就是藥膳了。」

發現他似乎懂醫的當下，她瞬間雙眼冒金光，更別說當她證實了他隨手就能煮出一桌好吃的菜餚時有多驚豔了。

家裡有個醫生在，她和母親不用擔心身體，而且這裡距離醫院有段距離，必須開車才行，附近鄰居又那麼多，他替鄰居看病也是一份收入，唯一要擔心的是執照問題，以他前兩天的診斷方式來看，他學的應該是中醫，改天她是不是應該去趟警察局，請警察大人幫忙查一查？

要不然乾脆讓他直接去考一張醫師執照回來，留他在民宿看診也行，她只要出租場地給他，就是一筆收入呀！對此她是一萬個願意，醫師可是三高收入之一的職業，真是撿到寶了！

見她不知道在想些什麼那麼出神，還時不時露出有點奸詐的笑容，白芷藥低聲喚道：「錢珮珮？那我現在去整理庭院，還是有其他事情需要我做的？」

「嗯？啊？喔喔喔……」錢珮珮從家養醫生的美夢回過神來，「對了，你先跟我一起整理房間吧，今天有客人退房，那兩間房間還沒整理，得先洗床單什麼的。」

白芷藥點點頭，跟著錢珮珮到掃具間拿了清掃用具，兩人往樓上客房走去，這幾天他也挺習慣做這些他從來沒有做過，也從來沒有想過他會做的事，而且他自認為學得挺快的。

走進客房，他先將枕頭套拆下，將床墊抬起拉出床單四角，將床單和涼被摺好放進洗衣桶；錢珮珮則轉身走進浴室，把使用過的毛巾、浴巾還有洗髮精那些瓶瓶罐罐拿出來，也放進洗衣桶裡，接著開始用吸塵器吸地板。

一間房在兩人合力下，不到十五分鐘就快速整理乾淨。

當白芷藥拉著洗衣桶到下一間房，裴艾玲突然從林欣房裡竄到他面前，一臉驚訝地道：「阿一哥，聽欣姨說你可能是醫師啊！」

他頓了一下，解釋道：「只是覺得對這方面有種熟悉感。」

「是喔，那你失憶前一定很厲害，欣姨說你還幫她看病……阿一哥，你是不是老天爺派來幫欣姨的？哎喲，我就知道肯定是命運的安排，這真的很偶像劇劇情

耶！」

白芷藥無奈地笑了笑，他同樣對裘艾玖的大腦感到好奇，好想拆開來研究一番，但其實他挺喜歡她的純真，洛水國的女人只有兩種，強悍或魅惑人心的，天真的  
人可不好生存。

「阿一哥，你也幫我看一下好不好？雖然我感覺自己滿健康，應該沒什麼要補的，不過如果可以瘦身豐胸的話……嘿嘿！」裘艾玖雙眸閃著晶亮的期待。

錢現現拎著垃圾袋出來時，就看到裘艾玖纏著他，沒好氣地道：「雖然我不確定阿一是不是很厲害的醫師，但是要醫妳綽綽有餘，而且我認為與其在胸前弄出兩坨沒用的肥肉，阿一你還是先替小艾看看蠹病有沒有得救。」

「現現姊，妳講話真的很惡毒，追求美麗是女人的天性！」裘艾玖跺腳哼了聲，她覺得自己好可憐，有這種鄰居姊姊。

「我是真心為妳好、為妳考慮。」錢現現一臉正色。

「吼！阿一哥，我們不要理她。」裘艾玖孩子氣地拉著白元一的手。

「你們這是要聯合對付我？」錢現現挑了挑秀氣的眉。

「現現姊，妳真的好適合去演惡婆婆，喚不，妳是壞心灰姑娘，我是被灰姑娘欺負的可憐妹妹，阿一哥是被妳矇騙的王子。」

錢現現掩嘴一笑，不以為然地睨了她一眼，「呵呵，難道可憐的裘小艾今天是打算罷工？也可以，反正我樂得省下一筆薪水。阿一，我們還得收拾下個房間。」白芷藥給了裘艾玖愛莫能助的一眼，拉著洗衣桶跟在錢現現身後。

「啊哈哈哈，其實現現姊是最善良美麗的灰姑娘，我是開玩笑的嘛，人家才沒有不上班，我還打算領到薪水後要買新手機，吸地就交給我吧！」裘艾玖翻臉比翻書還快，接過錢現現手中的吸塵器，笑得一臉乖巧。

「哼哼，算妳識相。」錢現現滿意地笑道。

裘艾玖打量白元一一陣子後，說道：「不過阿一哥，聽欣姨說了之後，我愈看妳愈覺得你是醫師耶。」

「呵，裘小艾，妳還會看面相猜職業啊，這技能不錯，妳要是還會算命，我可以考慮在民宿推出新服務，現代人不管戀愛、婚姻、工作、財運什麼都喜歡算，房客可以免費算一個問題，要是要多算就要付錢，那真是賺翻了。」錢現現三句不離賺錢。

白芷藥莞爾一笑，要是二哥在，錢現現肯定樂翻了。

「拜託，阿一哥氣質這麼好，溫雅平和，本來我是覺得他可能是老師，但好像又少了點什麼，現在才知道他更像醫師，因為他有一種淡然飄逸的味道，像世外高人的神醫，現現姊，妳說我形容得是不是很貼切？」裘艾玖一邊用吸地板，嘴巴一邊說個不停。

「嗯……」錢現現歪著頭想了想，好像真是這樣，至少她在大學見過那麼多優秀的學生、教授，卻沒有一個有他那種特殊的氣質，讓人不自覺想親近他、信任他。最好的證據就是他明明是個來歷不明的陌生男人，可是他住進來後，她們母女倆卻感到安心，也完全不會提防他……呃，除了用電器這件事以外，這都拜他那一

身平穩氣質所賜，否則以她的性格，大概會打發他住到角落的房間，還會嚴格限制他出入的範圍和時間，哪可能這麼自由地整間民宿隨他走。

更驚喜的是，她幾天觀察下來，發現他和老媽相處得非常愉快，他尊敬長輩、手腳勤快俐落、出得廳堂入得廚房，平常她要忙著民宿的大部分事務，有時還要陪遊客走行程，他能留在家照顧老媽，她真的很放心，她也省了不少力，她都想替他報名十大傑出青年了。

想到這裡，錢現現用力點點頭，人果然還是要多做好事，救他一命實在太賺了，但他那會殺死電器的可怕本領必須盡快改善才行。

「現現姊，妳幹麼笑得那麼噁心？」裘艾玫見錢現現沒回話，卻一臉竊笑，她沒好氣地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發現阿一哥是潛力股，暗爽在心裡吼？」

錢現現狠瞪她一眼，下一秒笑得極為燦爛，「是啊，我真的覺得有阿一就夠了，他的能力比某人好了不知道幾倍，讓我覺得聘請某人來工作真是虧本生意，看來民宿的人力我需要好好調整……」

「現現姊！我最勤勞了，妳看，房間我清好了，我現在立刻去庭院除草。」裘艾玫一臉乖寶寶樣，快速放下吸塵器下樓。

「嘍嗦！」錢現現被她有趣的模樣逗得一笑，民宿有裘小艾這個開心果，想不歡樂都不行。

下午，錢現現將曬衣服棉被的工作交給想一起出去的裘艾玫後，準備載白芷藥到最近的鄉鎮圖書館。

等他坐上後座，她透過照後鏡看了一下，說道：「先生，你的安全帽忘了戴，別害我被警察伯伯罰款。」她無力地垂下肩，他人是很好，但她怎麼有種在養小孩的感覺？

白芷藥清秀的臉上浮起一抹靦腆，馬上把帽子戴好扣上。

「你可以拉著後面的把手，我要發動了。」錢現現見他眼底有些慌亂，好心提醒。他聽話的緊緊握著，沒辦法，現在他的命可是交付在她手上。

「等一下先帶你去圖書館找資料，想借書的話就用我的借書證。」錢現現一邊發動車子一邊說道。

她一催油門，白芷藥的身體不由自主往後倒了一下，他有些感慨，在洛水國的時候根本沒有想到會有這種代步工具，多是用馬、牛等動物來拉車，倒是船隻與地球的相去不遠，而且根據他查到的資料，機車要加汽油才能發動，洛水國似乎沒找到這項資源。

鄉鎮圖書館距離民宿只有十分鐘的車程，白芷藥還沒體會夠乘車的速度感就到了。

錢現現將車子停在停車格後，便在前頭帶路。

白芷藥好奇地打量附近的建築，這裡比靠海的民宿來得熱鬧，大樓多了幾棟，商家攤販林立，來往的人也多了不少。

「現現，妳來採買啊？」一個大媽手臂上掛著菜籃子，眼尖瞧見兩人，便上前聊聊。

「王阿姨您好，我今天和朋友有事要去圖書館。」錢珮珮很有禮貌地問候。

「朋友？這年輕人長得挺帥氣的，不錯不錯，我看這個樣子妳媽媽也會喜歡。」王阿姨的目光在白芷藥身上掃了一圈。

錢珮珮一愣，小臉不禁有些緋紅，「王阿姨，您誤會了啦，我們不是……」

「呵呵，還害羞啊，妳的年紀也不算小了，可以找個男朋友嫁了。」王阿姨感慨地道。

「真的不是啦！他叫阿一，是我們民宿的員工。」錢珮珮可不想傳出什麼粉紅流言，她一口氣快速說完。

「這樣啊……那我就不打擾你們了。」王阿姨的眸光明顯有些遺憾，可惜他只是民宿員工，這種經濟能力她可拿不出手介紹給其他的女孩認識。

她在兼差當媒婆，看見未婚男女就像看見紅包一樣興奮。

「好的，王阿姨再見。」錢珮珮有禮地道別，拉著白元一快步走進圖書館，這裡熟人太多了，她可不想再被誤會，她愈想愈不甘，忍不住瞪了他一眼，「哼，都怪你，要不是載你來，怎麼會被誤會，可惡，本小姐今天虧大了。」

白芷藥摸摸鼻子，朝她無辜一笑。

錢珮珮邊往前走，邊鬱悶地想著，不論她給阿一什麼臉色，他總是安靜地任她數落，每次都害她覺得自己好像裘小艾說的專門欺負好人的惡女似的。

走進圖書館，放眼所及是一排排快和天花板齊高的書架，報章雜誌區有不少人悠哉地看報，另一邊角落有幾張相連的木桌，幾個學生在埋頭唸書。

錢珮珮向櫃臺人員詢問後，領著白芷藥走到醫學類別的書架，她放輕音量小聲說道：「阿一，在圖書館不能大聲說話，你要注意一點。這裡都是中醫類別的書，你看看，有用的我們就借回家。」

「嗯。」白芷藥盯著眼前的書，目光一亮。

錢珮珮見他整個人都被書吸引的模樣，暗自覺得好笑，她隨手拿了本書翻閱，天書……完全看不懂，她放棄了，轉身到雜誌區找些財經、旅遊的書。

白芷藥捧著《黃帝內經》，滿眼發光，快速翻閱，這簡直是修練的祕笈，太值得細細研究，嗯，要借。

咦？《藥性大辭典》，這也需要，他得了解洛水國的草藥與地球這裡的差異。

《千金方》？地球怎麼配藥方當然也需要研究。

《中醫學》？嗯，了解地球的醫學發展可以讓他更清楚這裡的醫學體系，倘若他日後真的需要行醫，這是不能缺少的。

等錢珮珮拿著幾本雜誌來到白芷藥身邊，就見他已經挑出差不多十本書，她瞪著大眼睛看著他一副沉迷其中難以自拔的模樣，看來他是醫師的可能性很大，至少也是唸醫學相關的。

她在一旁等了一會兒，見他愈拿愈多還意猶未盡，低聲問道：「阿一，你找好了嗎？」

「呃，抱歉，我沒注意到妳來了。」白芷藥有些赧然。

「我忘了說，一次只能借二十本書，只能借一個月，你不要拿太多。」

「那就先借這些吧，讓你久等了。」

「嗯，我們走吧。」

白芷藥抱起書跟著錢現現到櫃臺辦理借書手續，她還順便幫他辦了一張借書證。錢現現將書裝進袋子放在機車前方的腳踏，發動引擎扭頭道：「走吧，我們去藥行。」

「等等，今天先別去。」

「為什麼？不是要幫我媽買藥材嗎？」她瞪了他一眼，這傢伙以為她這麼盡心盡力載他來圖書館是為了什麼？

「藥材是要買沒錯，可是我剛才翻了一下書，我覺得藥方需要調整，我這兩天好好研究後再去買，吃藥不能兒戲。」這是醫德，他還沒確認這裡藥物的性質，不能隨意開藥方。

「你說的也對，不錯不錯，那你回家可要認真查資料，否則我可不放心把我媽的健康交給你。」錢現現一臉欣慰地拍拍他的肩膀。

「我會的。」

接下來幾天，除了該做的工作之外，白芷藥都埋首在書堆裡。

三不五時看到他捧著書看得津津有味，錢現現第一次見識到有人居然可以唸書唸得如此拚命，要是沒有人在一旁提醒他吃飯睡覺，他說不定真會廢寢忘食。

白芷藥先是了解了中醫發展歷史，有了基本的時代前後概念，他才開始研究藥方，他確定地球和洛水國的醫理大多相通，或許有些名詞上的差異，藥材也只是名稱的不同，藥性倒是與洛水國的差不多，他終於可以安心開藥方了。

錢現現一聽他說可以抓藥了，一臉訝異，「阿一，你是不是想起什麼了？」沒想到幾本醫學的書竟然能夠幫助他恢復記憶。

他頓了下，說道：「不是真的想起什麼，只是感覺中醫對我來說非常熟悉，藥理、藥方我都能清楚明白來由用處。」

「這樣啊，搞不好我們猜的沒錯，你真的是醫師，既然你說確定了，那是表示藥方沒問題了？」

「嗯，你要是不放心的話，可以先讓中藥行的醫師看看。」白芷藥根據地球的中醫學將自己熟知的藥方做了對照更改，他有自信不會有錯。

「太好了！那你準備一下，我們馬上去藥行。」她歡呼道。

「我都準備好了，今天就先去抓這些藥回來。」他將幾張藥方遞給她。

錢現現抓著幾張薄薄的紙，心裡想著這些東西以後都能變成鈔票呀！

「對了，除了藥膳，我這裡有一些藥方是居家應備藥品，可以治療割傷、擦傷、頭疼、胃疼、瘀血、扭傷等等，如果你需要的話就一起買一些回來，我會做成藥膏或藥丸。」白芷藥又拿出幾張寫著配方的紙。

「需要！非常需要！」她視若珍寶地收進她的包包裡。

他嘴角微微一揚，被她可愛的模樣逗笑了。

現在他也知道地球上因為科技發展，西醫成為主流，但在這純樸的靠海鄉鎮，居民應該更願意接受傳統中醫，西醫雖然講求效率，但比起中醫確實比較傷身，且

多數治標不治本。

像《黃帝內經》那本書提到的，人體是一個大循環，講求陰陽平衡、氣、血的觀念，倒是與他在洛水國所學相似。

不過現在他只「回想」起藥膳部分，至於針灸、把脈這種能力，他想，得再過一段時間再慢慢表現出來。

倒是藥方裡有些藥材是他額外開出來的，這是他身為船醫的長年習慣，武力值只是中等水準的他，身上總得有些防身的特殊藥品，像是癢、瀉、痛、迷、睡、麻，可以給不長眼的人一些小懲罰。

錢珮珮樂呵呵地跑到樓上和老媽說一聲，便和白芷藥騎車出門了。

白芷藥堅持先去中醫診所確認藥方。

於是錢珮珮拿了幾張藥膳配方問了醫師，得到肯定的答案，她一路上都樂不可支，拉著他跑了幾間藥行把所有藥材買齊。

提著藥材一進家門，白芷藥便自動走進廚房。「晚餐就交給我吧。」

「不用幫忙嗎？」林欣雖然知道他廚藝還不錯，但還是擔心他忙不過來，「珮珮，我看妳還是去幫幫阿一吧。」

白芷藥淺笑道：「真的不用，我自己就可以了，而且這些藥材必須先處理一下。」

「對啊，媽，那些藥材我也不懂，要是搞砸就浪費錢了，放心啦！阿一說行就一定行，我們去客廳等著吃美味大餐吧，呵呵，阿一，晚餐就靠你嘍！」錢珮珮倒是完全放手讓他處理，拉著老媽離開。

白芷藥捲起袖子，打開包裝，將藥材分門別類。

說是處理，其實也就是按配方、份量分配，今天的藥膳是為了替林欣補氣血，他將枸杞、當歸、紅棗、黃耆等幾種待會兒要下鍋的藥材用手一秤，準確抓出用量，又從冰箱裡取出上午讓錢珮珮先買來的排骨和青菜，分別放入幾個鍋子清洗乾淨。

錢氏母女倆坐在客廳沙發上邊看電視邊說話—

「妳喔，真好意思讓一個男孩子替我們煮飯。」林欣點著女兒的額頭，搖頭笑道。

「媽，有什麼關係，誰說煮飯就一定是女人的工作，況且阿一有這方面的特長，我們當然要好好運用，發揮最大效益嘛，我這麼做可是在幫助他恢復記憶。」錢珮珮抱著老媽的手臂笑道。心裡的確對阿一的作為感到暖暖的，老爸走了之後，廚房一直都充滿母親辛苦的身影。

「我看妳是欺負他脾氣好。」林欣已經看到他幾次默默承受女兒的任性。

錢珮珮撫額一嘆，「媽，怎麼連在妳眼裡都是我在欺負他啊？」太過分了，她有那麼壞嗎？

「人家現在是遭逢意外，搞不好他就像妳們說的是個醫師，妳這孩子還老使喚人家掃地、拖地，現在連煮飯都讓他動手，媽看了都不好意思。」林欣瞋了女兒一眼，表情很明顯地寫著就是她欺負他。

錢珮珮不以為然地皺了下鼻尖，「媽，我是他的救命恩人耶！就算他是醫師，可他現在不是沒記起來嗎？他住在我們家民宿，沒有付住宿費，當然要付出勞力

啊，而且煮飯是因為他懂藥膳，可以調理妳的身體，何樂不為？搞不好以後可以發展成民宿的特色。」只要和錢有關的事，錢現現的腦筋就動得特別快，她打算讓阿一研究幾道簡單的藥膳，拿來當作民宿的宣傳。

「妳還真想把人家留下當免費長工啊？」林欣笑罵道。

「開玩笑，想留下來還要經過我層層考核呢，哪有那麼隨便。」錢現現揚著下巴說道。

「可以開飯了。」白芷藥端著鍋子朝客廳喊了聲。

「耶！」錢現現屁股一挺，從沙發彈起身，並把母親拉起來，兩人一起來到飯桌前。

「欣姨，您坐。」白芷藥將碗筷擺上。

「辛苦你了。」

「好香啊！阿一，你快點替我們介紹菜色。」錢現現等這刻等好久了，阿一的手藝那麼好，煮出來的藥膳一定很好吃。

白芷藥掀開中間的一鍋湯，淡笑道：「這是當歸紅棗排骨湯，我加入枸杞、紅棗、當歸還有薑片，妳們先喝碗湯暖暖胃，滋陰補血，快要進入秋天了，換季的時候很適合喝這個。」

「哇—」錢現現瞪著湯，用力嚥了下口水，立刻動手替母親和自己各盛了一碗就急著要開動，卻見老媽一眼瞪來，她訕笑著拿過空碗，也替白芷藥盛了一碗，都弄好之後，她馬上喝起湯來，「嗯……真的很好喝，順口清爽。」

轉眼間，錢現現那一碗已經見底了，她意猶未盡想再盛第二碗，白芷藥卻伸出手擋在她的碗上。

「別喝湯喝飽了，我煮了補血的龍眼燕麥粥，還加了核桃，份量不少，明天可以當早餐。」白芷藥接過母女倆的碗，替她們盛好粥遞回。

「阿一，你想得太周到了，做得好！」錢現現讚賞地道。

「真是謝謝你。」林欣感激地道。

「不客氣，今天的藥膳就這兩道，多吃無益。」白芷藥淡笑道。

「這樣已經夠豐盛了，沒想到這麼短的時間你還可以再準備三道菜，這煎豆腐外皮很酥，裡面很滑口，還有番茄蛋和芹菜炒蝦仁！」錢現現實在感嘆，這手藝可以開家小吃店了吧，她絕對要開發藥膳這個新賣點！

「妳喔，真該和阿一好好學一學，要不然以後嫁人了怎麼辦？」林欣笑嘆道。

「那簡單，別嫁了唄，結婚之後還要照顧對方的父母、顧家庭、生孩子養孩子、搞不好還得當職業婦女，趕著下班煮飯打掃，我才不做這種虧本生意，媽，我要在民宿陪妳。」錢現現摟著老媽，不說現在對象都不知道在哪裡，她真正放不下的還是民宿和老媽。

「妳……」

「媽，再說飯菜都涼了，這可是阿一特地為妳煮的。」錢現現阻止老媽的高談闊論，如果真要她結婚，她寧願找個男人入贅，一起經營民宿照顧老媽。

林欣輕嘆一聲，她何嘗不明白女兒的心思，既感動又心疼。「阿一，你也快吃，

忙了一晚了。」

三人一邊吃飯，白芷藥一邊解說藥膳，還告訴她們想要養生該怎麼吃。

錢現現終於放下碗筷，她滿足地瞪著見底的湯鍋，摸著有些發脹的小肚子，「天啊，太好吃了，我好飽……」

「我今天也吃多了。」林欣苦笑。

「都怪阿一煮得太好吃了，害我差點連舌頭都吞下去了。」錢現現無力地瞪了勾著淺笑的白芷藥。

「好了，媽，妳和大廚去休息，碗我來洗就好，順便消化消化。」錢現現喘口氣，不行，每天這樣吃會肥死，看來為了以後還能享受美食，她得制定運動計劃了。將洗好的碗筷收拾好，錢現現擦了擦手，從廚房走出來，就看到白芷藥正在用抹布擦桌子，她不由得咧嘴一笑，她其實對自己當初一念之善救了他挺開心的。

「阿一，今天謝謝你了。」

「不用客氣。」白芷藥不只對她心存感激，也很欣賞她率真的個性。

「你真的挺會燒菜的，我都忍不住要懷疑你失憶之前是不是也是個廚師，對了，你一定還有很多好的藥膳食譜吧，把它當作民宿的餐點推出，你覺得好嗎？有沒有建議的菜色？不急啦，你有空想一想，我對你的藥膳信心增到百分百了。」錢現現的雙眸冒著閃閃金光，她的賺錢大計啊！

「好，我有多準備藥材，我再想想怎麼配量，到時妳先試吃再決定。」這對他而言不是什麼難事。

「太好了！藥材不夠就告訴我，馬上載你去買，對了，到時候要麻煩你把藥材用量的資料給我，我得好好計算成本來定價和推銷，好了，今天辛苦你了，晚上也沒什麼事，你早點休息吧。」她躍躍欲試，看了從圖書館借回來的旅遊雜誌，她很肯定特色美食非常有前景，對民宿絕對是一大助益。

「好，晚安。」白芷藥笑了笑。

這兩天剛好有客人退房，空閒時間比較多，他得快點把藥材處理好，還得抽空做些防身藥。

看著錢現現腳步輕盈地跳著回房間，再想到剛才她們母女倆飽餐一頓的滿足笑容，他突然覺得，來到這個世界也挺好的。